

書評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四期（2022年春季）：298-303

何處尋找中國？* Where to Find China?

呂正惠**
Cheng-Hui LU

王德威（2021）教授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繁體字版，篇幅長達一千多頁，必將引起兩岸所有近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極度重視，這是可以斷言的。粗略地查看本書的篇目，就會發現，全書的編輯架構和寫作方式，可能也會引起許許多多的爭論，這也是可以預見的。

本書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楊廷筠、耶穌會教士艾儒略等對「文學」概念的新詮釋，止於當代作家韓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國」，起迄的時間點和所提出的問題，都非同尋常。更引人注目的是，本書的合作者共有美歐、亞洲、大陸、臺、港的155位的學者和作家，他們一起提供了184篇短文，每篇英文2500字（中譯約4000字），按編年順序編成一部大書，文章雖短，「以小觀大，指向歷史可見和不可見的發展」。這樣，透過各篇短文各具特色的書寫，按年編序，就可以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現象「納入時間的恆久律動」（王德威2021: 19）。這似乎是表示，155位作者的184篇短文，自然會構成一個「整體」。這樣的文學史體例，可謂絕無僅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作者寫成的近兩百篇短文，是否可以拼成一幅有機的組合，完美地呈現王德威設想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圖像？這應該是所有了解本書建構模式的人，首先會提出的疑問。這個問題，王德威早就考慮過了，所以他在本書的〈導論〉中預先為自己「辨護」（應該不是

投稿日期：2021年12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2月12日。

* 寫於2021年8月13日。

** 呂正惠，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

「辨護」，而是正面「立說」），把自己的獨特設計，以「華美而迷人」的文筆，宣揚了一陣，這些文字確實極具功力，充分體現了他的文字魅力。

當然，首先得說，王德威獨特的文學史寫作設計，並非完全「杜撰」，因為本書是哈佛大學出版社文學史系列的第四本，之前出版的《新編法國文學史》、《新編德國文學史》、《新編美國文學史》都「一反以往文學史那種以大師、經典、歷史事件來貫穿的線性書寫，代之以看似武斷的時間點和條目，由此編織成散點輻射式的脈絡」（ibid.:37）。王教授主編的這本書，實際上遵循了哈佛大學文學史系列的整體原則，並非自出新意。我沒機會看到前三本文學史，但我還是懷疑，前三本是否像王編那樣，把這一書寫原則發揮到這麼極端的地步。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不能期望，這是「以國家為定位的文學史」，是「對大師、經典、運動和事件的連貫敘述」。我確實不抱這種期望，但整本書的敘述脈絡還是超出我的想像。譬如，在大陸官方的定位中，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三位大師是魯迅、郭沫若和茅盾。在本書中，魯迅被處理了三次：〈1908年2月，11月 從摩羅到諾貝爾〉（把〈摩羅詩力說〉和王國維〈人間詞話〉並列討論）；〈1918年4月2日 周豫才寫《狂人日記》〉；〈1925年6月17日 魯迅與墓碑〉（從〈墳·寫在《墳》後面〉一文談到近代文化中的墓園與紀念碑）。郭沫若一次：〈1928年1月16日 革命與萊茵的葡萄〉（討論郭沫若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下的一首政治詩。呂正惠按，此文有趣，值得一讀）。茅盾一次：〈1936年5月21日 《中國的一日》〉（討論茅盾編輯出版的這本書，希望「發現一天之內中國的全般面目」；也就是說，本書並未涉及茅盾的任何小說，而只談到他編輯的、類似報導的一本書）。對這三位非常重要的中國現代作家，做出這種「點描」式的處理，應該會讓你得到類似「獵奇」的樂趣吧。

我七月中旬才拿到這本書，一個月後我就要到大陸去，不可能細讀，只能大致翻閱一下，獲得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裡面有些短文，其選題讓我很感興趣，可惜不能細讀。一篇一篇來看，我不敢隨便批評。這本一千多頁的書，先不說它是否為「文學史」，但作為一本有關中國現代史與中

國現代文學史的、無所不包的「雜文集」，其實是相當值得一讀的，如果你有很多時間的話。

對於構成本書的近兩百篇短文的性質，王德威教授解釋道，「全書以單篇文章構成，風格包括議論、報導、抒情甚至虛構，題材從文本文類到人事因緣、生產結構、器物媒介，不一而足」（*ibid.*: 19）。也就是說，這些短文風格多變，題材又不僅限於文學。實際上，這是題材遊走於文學與歷史之間，風格漂浮於議論、抒情，甚至虛構邊界的、一本龐大的雜文集，但卻冠以「文學史」之名。

王教授解釋說，「中國文明源遠流長，『文』，『史』，『學』三者的互動尤其綿密深邃。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史的思考與書寫範式深受西方影響，久而久之，一切被視為當然。然而，時間來到新世紀，我們必須放大歷史視野〔…〕更應調合今古和雅俗傳統」（*ibid.*: 19），所以，這種結合中國古代文、史傳統與現代西方思想方式的寫作並無不妥。王德威還引用錢鍾書《管錐編》反轉《莊子·秋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的喻意，來說明，「以無數中西篇章典故碎片，彙集成一股集知識、史觀、詩情為一爐的論述」（*ibid.*: 20）方式，是一種有理論意義的創造，認為這是「『史蘊詩心』，由小見大，引譬連類，當今的西方理論未必能夠做出相應的回應」（*ibid.*: 20）。王德威的雄辯之詞，著實令人佩服。但王教授在另一處卻又誇耀，「讀者可能察覺《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不乏西方理論痕跡。如班雅明的『星座圖』、『拱廊計畫』，巴赫金的『眾聲喧嘩』，傅柯的『譜系學』，或德勒茲的『組合論』、『皺摺』論等，都可以引為附會〔呂正惠按，原文中所附的人名和理論的一大串英文均刪略〕」（*ibid.*: 33）。王德威總結他全書設計在理論上良苦用心的一段話，值得在此全部引述：

歸根結柢，本書最關心的是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和「史」——或狹義的「詩史」——的對話關係重新呈現。通過重點題材的配置和彈性風格的處理，我希望所展現的中國文學現象猶如星棋羅布，一方面閃爍著特別的歷史時刻和文學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識別的星象座標，從而讓文學、歷史的關聯性彰顯出來。（*ibid.*: 34）

學生偶然會問起我對王德威著述的看法，我一般都說，「王教授很會寫文章，你們千萬不要學習，免得東施效顰，畫虎不成反類犬。」反覆閱讀本書〈中文版序〉和〈導論〉的某些文字，確實會讓人興起一股讚嘆之情。王德威確實很了不起，居然能夠以這種華美迷人的文字，將184篇雜文轉換成他在想像中構設的「現代中國」的整體形象之中。

本書共有155位作者，我根據書後所附的〈作者簡介〉，粗略的統計一下（因此不保證精確），其中有41位生活或任職於大陸、臺灣及香港，其餘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大部分生活在美國（其中洋人和華人或中國人約略相等），還有少數來自新加坡、加拿大、歐洲及日本。望著這樣的名單，再加上在快速翻閱中所得到的有關這些雜文的初步印象，心裡不由得產生困惑：「他們真能了解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故事嗎？」

因為我想到了兩類中國人。第一類是我在往返於兩岸之間時，在各個機場偶然碰到的、回鄉探親的老兵。有一次我到濟南開會，在飛機中不斷見到進入機艙的一些老人家，他們彼此扶扶攙攙，顛危危地走了進來，一看就知道是老兵，人數還不算少。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幕，印象特別深刻，其餘就不再舉例了。第二類是從我的閱讀中得來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美國和加拿大爲了開發中、西部，招募了大批華工去修建橫跨東西兩岸的鐵路。裡面談到的許多具體的人和事，他們的艱苦工作和不幸遭遇，我就不講了，總之，這批華工有一部分人葬身海外，有一部分人終於辛苦地活了下來，這就是最早移民到北美的華人，我相信他們的後代現在應該還有生活在北美的。以上這兩類人，相關的書籍很容易找到，但是關於他們的故事，在本書中卻完全不見蹤影。

王德威在〈導論〉中寫下這段話，「有鑒於本書所橫跨的時空領域，我提出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作爲比較的視野。此處所定義的『華語語系』不限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也不必與以國家定位的中國文學抵牾，而是可成爲兩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書作者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等地，華裔與非華裔的跨族群身分間接說明了衆聲喧「華」的特色。我

所要強調的是，過去兩個世紀華人經驗的複雜性和互動性是如此豐富，不應該為單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裡看待現代華語語系文學的源起和發展，才能以更廣闊的視野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多所體會」（*ibid.*: 26）。我完全理解王德威希望表達的、眾聲喧「華」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但我在上一段所談到的兩類中國人（或華人）的經驗世界，和王德威企圖呈現的「眾聲喧『華』」圖景，兩者之間的距離恐怕還是不小吧。

在快速翻閱184篇短文時，我得到如下的粗略印象：本書上冊講述1949年之前，第一篇文章說的是，晚明文人楊廷筠受到耶穌會士的影響，改信了天主教。就是楊廷筠這個人，首先以「文學」一詞，指稱詩文、史書、論說，包括古代聖賢格言等文字藝術，概念相當於英語語彙“literature”。其言外之意非常明顯，中國文化開始接受西方文明始於晚明，證據之一是，產生了相當於“literature”概念的「文學」一詞。所以上冊的核心主題是，一個長期封閉的中國古文明，如何從晚明開始，一步步的「走向世界」（這是1980年代在湖南出版的一套極著名的叢書，收錄的都是中國開始走向世界時、一些文人留下的記載）。

但遺憾的是，這一走向世界的進程，卻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被硬生生的「截斷」了，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又再度被「封禁」起來。所以下冊講述的是，那個已經開始走向世界的、可能出現的新中國，如何被古代中國的封建文化和共產黨所輸入的社會主義新思潮這兩股力量結合起來，一步步地逼入「窒息」狀態。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上冊最後一篇文章——王曉珏所撰〈從精神病院到博物館〉，以及下冊的收尾文章——宋明煒所撰〈科幻中國〉。兩位作者都頗有才情，深得王德威「史蘊詩心」的神理，從他們的文章，可以進一步體會本書「用心」之所在。

應該是十多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上，我聽到王德威正在宣讀他的論文〈後遺民寫作〉，我感到有些「驚異」。我略為知道，「後印象主義」、「後現代」裡的「後」不只是「之後」的意思，所以「後印象主義」並不等於「印象主義之後」。我知道不論在臺灣，還是在美國，都有不少可以

稱之為「民國遺民」的人。「後遺民」當然不是指「遺民之後」，那麼，「後遺民寫作」到底要指稱什麼呢？我實在是有些捉摸不定。王教授的〈後遺民寫作〉後來成為他的「名文」之一，常常被人引述。現在翻閱這部大書，終於解開我長久以來的困惑。王教授把他的「後遺民寫作」概念進一步發展成「華語語系文學」，我就了解了。

不過，我又產生了另外一種困惑：如果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現代中國文學，還可能產生一種由「實體性的現代中國文學」派生出來的「華語語系文學」嗎？或者說，因為我不喜歡實存的「現代中國文學」，所以我想聯合海外學人（包括海外中國人、華人、亞裔以及其他洋人），還有許多臺灣、香港學者，共同構建一個「華語語系文學」，不是也可以行得通嗎？用王德威的話說，「此處所定義的『華語語系』不限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也不必與以國家定位的中國文學抵牾，而是可成為兩者之外的另一介面」（*ibid.*: 26）。雖然我還是不太明白「兩者之外的另一個介面」到底是什麼意思？但有這樣的企圖心，還是頗為令人欽佩的。

引用書目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主編。2021 (2017)。《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